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六

宴遊四

亭下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一首



零陵三亭記一首

東亭記一首

燕喜亭記一首

枝江縣南亭記一首

苻溪新亭記一首

連山燕喜亭後記一首

郢州孟亭記一首

通玄子栖賓亭記一首

化洽亭記一首

烏程縣脩東亭記一首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一首

柳宗元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

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然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而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乎常負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息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也集作今之闢之者左果闢耶彼所謂覺

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集主有乎字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零陵三亭記

前人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爲非政是夫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汗塗群畜食焉墻藩以蔽之爲縣者積十數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以湘源令會零陵政麗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謹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

不聞磬鼓之音鷄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
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
藩驅群畜决䟽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
嘉木美卉垂水集作叢峯玲瓏集作蕭條清風自生翠煙
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薛
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
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
清池更衣勝養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
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
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
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

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
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州東亭記

前人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
垂拂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
得以爲圃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拂蠲䟽樹
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爲堂亭梢爲杠梁下上徊翔前
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嶠集作闊澗灣當
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
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
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

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
遠溫風焉陽室以遠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後其號
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三日柳宗元記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石本無人景常元惠石本

本文粹者石本無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

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

螿蠶壤焚樞石本作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

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扣

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風

兩寒暑既成石本與英華同止以禦為避集本作乃立屋

風雨既除愈請名之其立曰俟石本作德之丘蔽於古而

顯於今有俟時石本無時之道也其石谷曰受讓之谷瀑

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七谷曰黃金之谷瀑曰

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

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

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石本之以屋曰燕喜之亭

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者石本文粹也於是州民之聞者

二字作本文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石本無天下

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石本無側者相接也而莫

宜石本文其地凡天作而地石本無藏之以遺其石本無

人乎弘中自吏部

集注有侍郎二字文粹有侍郎字西本有郎字

貶秩而來次其

道塗所經自藍田山

石本無山字

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

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

繇柳踰嶺徠欲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壞詭之觀宜其於

山水飲聞而厭見也

石本無作也字集之

今其意乃

石本集本並有若字

不足

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

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

石本集本並無而字

羽儀於天

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枝江縣南亭記

皇甫湜

京兆常氏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群細人

櫓

集作櫓

構之責核亦用康移治枝江百為得宜一日遂清乃

新南亭以適曠懷亭

集無此字

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高低四

望空平青莎白沙控柞綠崖澁

集作澁立

芰圓葭誕漫朱華接

翠裁

集作裁

綠繁葩春燭决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歷歷產

鏡嬉碧淨鳥白赤洗超窺典纈霞縠煙旦夕新鮮冷淚噎

咳

啼怨柳情綿令君聘望道遥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已其

察

集無此二字

其民日致

集作列

欣游成群使纓嘆戀停車止征

實為官業而費家貨不妨適我而能惠衆嗚呼是乃仁術

也豈直目觀而已乎吾知常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刀效小

割異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場吾知其辯終也亦若是而已

矣乃為作記刻于茲石以圖永久

苻溪新亭記

李漬

上臨御明年瀆自洛陽令之太守詔牧滁民之三月得古
溪郡之東北十里按地圖志在皇道山之右昔始皇途經
是山因以名焉其下西水陽嶺迸溪一作流于苻溪此溪是
也不瀦川導廣泉演漾潭島影溢江漢壩中流展平壘四
浪澆朗巖派委輪襟帶一川斜界千畝無菱苗蘋萍之雜
其森練如也有廢亭占勝之地其狀依然也照晴而空水
相鮮澄遠而霽山瀉色趣向奇狀不可窮蒐訪郡之長老
考亭之廢興皆曰三十甲子二周星而不知其所由來矣
驗圖籍亦昧其始興之歲也秋七月前河中監察汝南公
况前武寧軍殿中隴西公共州遷客司馬弘農公紹復咸
以勝槩爲宴之須乃卜于亭是咨是謀遂古創今今日懋

目一作日不越月他工具消六旬有六日新亭就楹不第
蕭昭其儉也又作名毫不乞乞示無僭也內不重門曠其景也外
不崇墉達其望也繇是四時之氣成象不絕春木秀容夏
雲奇峯秋天爽空冬日煖濃觸類有景與溪無窮雖羊公
峴溪肩足以加其勝矣於戲物之廢興時也苟非其時聖
人微言矧其蒙者乎時會昌二年正月八日建

連山燕喜亭後記

李贇

余自幼伏覽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記則知連州山水
之殊亭之稱因記爲天下所嘉連爲郡既遠且秀亦因亭
而高時談山水可娛者較數連矣中州人旣以連遐遠一作
遂不可得與遊皆依記以圖爲館宇飾味山水者莫不目

登心到焉如此則亭豈可荒記豈可仆乎三年冬余侍行承詔于連水陸南馳幽無所據志無所用乃縱業于山水以資養志况又外祖所記亭在是耶昔聞今見必矣踵于郭則訪焉耆老曰無矣吁昔奚寵遇而讚詠之如彼今遭何八廢棄之如此豈亭之屯耶竊嘆數月得刺史武公至歎之尤甚且曰不脩則過及余矣遽揮徒而窮尋之肩鬢履淖抵蠟孽蔓得餘趾焉級磚缺擲棟榱垣瓦寸拆片碎翁汗其甚石記斷僵莓昧其字公整而脩之徵記本於余家易石而琢之不句就矣於舊不移不損煥而為新命余記一作紀其跡餘辭小子豈敢措筆以並前記公曰不與記實此則又毀後人知子至而不顧于過矣余何別不脩者

李余曰諾時會昌五年十一月五日連州刺史武興宗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

文粹有之字

風大符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

部為之左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人詠不抱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千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其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

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粹文為士之

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

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嘗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

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無此字

于郢之亭亭在刺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

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

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其亭舊名浩然亭公曰焉有賢者之

名為趨斯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改

為孟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

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

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百祀者謂開元至今

則氏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

撤集作宴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通玄子栖賓亭記 前人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奧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

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淝陵之江左因訪于是至

其門驟不暇縲而目爽神生怳怳然迨若入于異境矣愬

別苦外不復游一詞且賞集無此且樂其得也木秀于芝

泉甘于飴齋峯倚空如碧毫掃粉障色正鮮温鳴溪滾滾

源內橐籥講出琉璃液石有恠者髭然闐然若將為人者

禽有異者喙喙然若將天駟者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

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之吹箏幽人之鼓箏不能過也

進

况延白雲為昇堂之侶結清風為入室之賓其為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乎老嗚呼世有用隱集無此字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與中白有俱隱衡湘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心余以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邑謂彭澤縣也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為易也賓其延之旦不晡乎晡不夕乎則俟賓之所果不可低痺於是距其寢西向百步則築賓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廈且曰賓將病暑吾則敞其簷賓將病寒吾則奧其牖自竟是功則蠶蠶之饋壘樽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三年五月中白館

於是且構其記而名之者累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直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其德業號而稱之玄德玄宴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玄子為其號請以栖賓為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為佞友矣五年五月朔日記

化洽亭記

沈顏

寧國臨縣逕之東南古勝地也頃屬兵興以後盡目一作非蕪焉糗莠蔽川嘉樹不長氛煙塞路清泉不發幽埋異沒誰復相之是邑汝南長君治民有瘳任人得逸乃卜別墅就而營之前有淺山屹然如屏後有卑嶺繚然如城跨池左右足以建亭丘隴高下足以勸耕泓泓盈盈漣漪是生

蘭蘭青青踈筍舞庭斯亭何名化洽而成民化洽矣斯亭
乃治長君未至物景頽圯長君既至物景明媚物之懷異
有時之否人之懷異亦莫如是懿哉長君雅識不群愚不
紀之孰彰後人時乾寧三年仲夏月十有九日記之

烏程縣脩東亭記

楊夔

故相國趙郡李公諱紳寶歷中庶問會稽曰以吳興僧大
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托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寺
會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隨一作廢時縣令李式其碑述相
國先人曾幸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迨今五十載其碑
或折汝南周生以明經四命重宰烏程觀其廢逸遂求於
故老獲舊文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刊於石所

文字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不知而作之誠也
兼其舊傳云東亭之池始如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
情於保侍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翼出於
池面家人方得以拯正衆方懾駭而相國笑語無替於平
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
汝南生廣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叙厥由蓋欲存縣之
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替而代居閑閉關淡薄自得
郡帥隴西公潛使人伺其所爲知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
代而自娛未嘗以闕物爲撓由是官有乏必俾承之而生
所至以靜理聞癸丑夏復詔生宰烏程民吏欣欣再偶寬
政閣鞭聽訟事簡庭閑君子哉汝南學古人仕有其經矣

生家於陽羨數世以經明獲祿彼群從昆弟並一舉而捷
凡浙右之士因以嚮風國庠聞其名咸亦推先焉夫善爲
政者雖於人安而俗阜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
厥道也今徃賦旣調風俗旣安逋逸有歸憚子有依然後
搜遺文刊墜碑此所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踈濬一作流
池此所以見繼絕之志也於戲當天兵之後民閑於繁後
克俾其民康其務均俗固毋視於尹長矣今施政之暇人
有餘力然後興起廢墜彰明故事非圖遠經久者孰能爲
此哉生旣重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立一
石且以旌新一作斯亭之興替有自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六

校正四十五字五月六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七

記三十一

宴游五居處

廬郎中齋居記一首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一首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一首

廬陵所居竹室記一首

堂上

草堂記一首

號州三堂記一首

廬山草堂記一首

尉遲長史草堂記一首

居處

廬郎中齋居記

李華

鳴鶴遡清風陵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鉞錫身被纓纒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鳴鶴而卑駿驥豈妄而論之一無哉今克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脩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端填一作窪窵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千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鳴鶴之

冥冥捨騏驥之馳騁况大江在下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携

手長望可以頤神養一作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

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推智者焉廣德二年四月

五日趙郡李華記一作皆唐文粹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 權德輿

靈泉北塢之主人曰大苾芻虛公於諸佛微言義味之中

深入圓淨之集作辯才實智離於二邊曾經行於邪溪稽

山之下初石帆山侶有穎川陳公表父桂法冠抗迹塵外

既以自適爲適且悅虛公之風乃捨其北塢爲公禪誦之

地公既至則疏翳蒼剝擁腫隨其汗崇作爲勝勢先是此

山無泉遠汲溪流人既勞止而水之爲用不足公乃默以

心集然感恍若有通崖隙集作之下微得泉脉及雜草轉

石準替集作溱溱是沮如畚之鋪之决之濬之噴若玉寶泄為

瑤池淨如醍醐瑩若琉璃疑青蓮可植金沙在下惠風天

籟相為虛寂然後代集作碧鮮以相接引清流而備用以

盥以漱以糜以茗或以助火化或以祛熱惱日用無窮不

知其功使夫後學趨道之徒至於此者則澣濯纓塵漸漬

法味還源復往以聲容為類不其至哉貞元初州牧左常

侍王君行春訪道因以泉名塢又前代隱賢多遊踐於茲

自東晉而下謝敷王子敬支遁白道猷洪偃皆有遺跡集

趾留於巖中今茲公宗本之外又牙以勝槩標品徐會稽

公季渤疑海則命其溪曰五雲諫大夫齊君避舉則命其

山曰玉笥其餘冠柱後惠文者有王氏張氏陸氏率用仁

智樂茲清輝嘉名競爽以傲軒轅日至泉下為公宗雷雖

匡山之社錫杖所叩不足集作過也每玄關道機演暢微

妙聞其一音皆攝妄言以趨靜性居常淡然與靈泉為侶

集作蓋戒本其繫定因其止惠取其用然後觀身及泉二

具集作無得清淨洄澗無入而不自得焉問法者又因泉

以見虛公之道斯為至矣三年春獲與公遇憚予傳信故

不敢沒其美又不敢蔓其辭時歲在丁卯二月甲子記

司徒岐公社城郊居記 前人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協龢太

階躋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

階躋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

性集是

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巖左右勝勢徑
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巉巖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
夷以至於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幽槩隨之
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冷冷或决或滄激而杯行瀑爲
玉聲初蒙於上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漣繚以方塘輕艦
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濯于潺
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翻芊眠葱倩杳窈迴合含
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其休休集作休沐燕息盍簪投
轄則有鳴珮拖紳宗公雋人金閨集作闕玉堂之賓淑姿脩
態流光含睇迴風遏雲之藝由一飲笑拊交歡擊節不知公
相之爲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

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溫
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
群后暨夫暇日之矣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顛氣條然以
遺萬物其無方與其不器與昔子房赤松子之遊且非代
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
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
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
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
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疇壽若岡陵
昭融烜赫末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
集美問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數文粹作書刻

文苑英華卷之六十一 公室 劉昫

于巖石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凄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慄一作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熈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一作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室內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性一作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一作神察外飾文采不能動而榮

且陽而必懣其心躁此字無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沮

其志亂此字無外門凄凄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土一作

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

其四周植者為柱楣撐者為椳桷破者為雷一作非削者為

障白者為樞篋者為繩一作縲絡而籠土者為給一作級橫而

格音各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坼壤者此字一作若墜于鑪

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熾熾一作熾

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閭一作間若清秋之

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

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為災且妖一作妖且災

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

廬

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一作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焚其廬而斬其工竹室一無此二字其能求永以爍予書其詞于壁堂上一作皆唐文粹

草堂記

柳識

海昏縣東北一二里有澄陂永泰初檢校左司郎中蘭陵蕭公置草堂于陂上偶然䟽鑿從其易也虛楹東向清曠十里傍有古樹密竹一如籬落澄漪風篁終日不厭非出非處優游中道于茲三年矣紫籬爲門蔬圃取給怡愉色充止足於斯士君子皆仰其清達也清而多愛達而彌約

曩昔持憲仁德恤刑進退之道道皆可勤予學史者也得而紀述思簡予天下之士往歲天子自鳳翔歸于上郡大兵之後秦人陷法抵肩者衆疑似註誤者倍之皇綱初振國典未一公職在畿甸位卑才露京尹噐之委以決獄惟刑之恤上簡帝心向三年遷以持憲歷臺三院折獄如初或如絲棼因我繩直盖亦多矣不其才難未止於此當此之時寇逆雖却而猶金方播氣事多陰勝公仁勇中發忘危與衆前後按乎舊獄察色見情疑似當刑口伏心怨果斷出之者數百人去其智足飾非盤根難狀爲無辜之害者亦十數人持憲如此仁乎至哉向使生全愛養之心不備乎陰陽運用之才則說人殘傷空歎息而已焉能密網

之中多所濟活昔人有生全之功高明待封者欲人行之
所以彰其善也知止足者委順志之所以誨一作其善也
其意不同同歸於德其德雖異觀各有宜詩曰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此之謂也予家于脩江之上十年矣茲地阻遠
兵戈不至而猶日見乎罷人貨鬻之怨時聞乎豺狼凌肆
之殘春對乎凄風苦雨之音暮秋經乎炎燠札瘥之氣又
見野有此當益感歎而已大曆二年正月七日左拾遺柳

識述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
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

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地集作池其所以

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

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

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一作佳惟一作佳勝一作佳作為三堂

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

實亦垂訓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

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墜始革其

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筑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鍾鼓

之繁喧雖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

廻塘屈盤水集本文粹作杏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壺起於中

庭浩然天成孰謂二本作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拆岸浦島織

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竒方舟逶迤樂魚時
翻飄縈雪飛泝泐廻環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
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
深大柳起風其棠垂陰於是乎濯纓漣漪解帶升堂晨景
火雲隔林無光虛夢沉沉皓壁如霜羽扇不搖南軒清涼
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
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
委浩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
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
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憑軒倚楹
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水集作泉潺湲

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
冕而殘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

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君子居之可謂本

作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

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

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

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廷集作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

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閑

人文粹作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闡然日彰大人以公執友

也小人奉命幸來祗謁十五字二本以通家之好集作獲

拜床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筆

文苑英華

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
靜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無

此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續廬山記年

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

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成草堂集本文粹三間

兩注集本文粹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

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

墻圻而已不加白礮塔用石礮窻用紙竹簷集本文粹紵帟

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素諸本無漆琴一張備

道佛書各數數字文粹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

旁觀竹記作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

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

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記無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記

一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

野卉池中生白蓮泉集作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

杉大僅十尺集作圍高不知幾許許字集脩柯戛雲低枝

拂潭如豎幢如張蓋集作如幢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

蔦葉蔓駢織成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

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

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濛濛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

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銷諸本無求

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馮階門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

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石諸本作右趾以剖竹架空引

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

漑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

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雪陰晴顯晦昏

且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記集作 醜縷而言故無甲廬山

者噫凡人曹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諸

作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集作 知各以記作 類至又

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怡諸本 哉昔永遠宗雷葦十八

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

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至集本并 雖一日二

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

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集本并 記 郡郡守以優容撫我

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好

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

異常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蒲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

記無 此字 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

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

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

林長老湊公諸本無 朗蒲晦堅等凡二文粹無 十有二人

具齋施茶果以樂記作 之因為草堂記

此字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交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闕達志遐遠含和而不暇

文粹
作假

脩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雜其

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

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

知天地之爲大其宜

文粹
作冥

機慎道迹繫心廣人或未覩吾

能知之天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

志也材不斲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

含風可以却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

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闥于中扉由外而入

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

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群書萬卷階下何有

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

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

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天下

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

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校正五十三字

五月十九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八

記三十二

宴遊六

堂下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一首

永州新堂記一首

泉

瀑附

惠山寺新泉記一首

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一首

王處士鑿山引瀑記一首

池上厨院

厨院新池記一首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池記一首

長沙東池記一首

堂下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東集無此字池環之九里丘陵林

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岸之突出者水縈之若玦

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

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

竒望之若連艦縻艦集作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

耿忽樹之松栢杉櫛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繁然而榮

凡觀望浮遊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帥

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

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

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

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

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關集作關而廣堂不待飾而

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一有以字道宜益懋交相贊者

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

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

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永州新堂記

前人

將為穹谷嵯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峻

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以集無此字為城有石

焉翳于蜀本與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蚍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常公之

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

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

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恠石森然

周于四隅或列或絕集作跪或立或仆竅穴委邃堆阜突怒

乃作棟宇以為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

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

混天碧咸集本如此是命日於譙門之內蜀本作外已乃延客入

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一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集本如此是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

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

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饒集作曉夫然則

是堂也豈獨草木谷谷字集作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

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

諸屋漏零陵石刻以為二千石得集作楷法

泉瀑附

慧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

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跡而披勝錄異者淺集作賤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鷄之餘

考古按圖葺之集作而築之乃飾乃巧有客竟陵陸羽多識

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

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奇方掩他境集作此山方廣勝

掩他境其泉伏湧潛漶泄潺舍下無汙無竇蓄而弗集作注

深源順集作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壑袤丈之治注疏為懸流

使瀑布下鍾其溜湍激若醴濃乳噴集作若醴及發于

禪床周于僧房灌注于德池集作地經營于法堂潺湲有聲

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能使貪者讓躁者靜集作靜者

勤道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

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工則水之時用不廣亦

猶無錫之政集作煩民貧深源導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

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者嚮集作若嚮答其揆一也余飲其泉而

悅之乃志美於石

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 杜佑

佑此莊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陂之陽路無崎嶇地復密

邇開池水積川流其草樹蒙籠岡阜擁抱在形勝信美而

躋攀莫由爰有處士琅邪王易簡一作居易字高德經術探於

壺祕文章擅於風雅精識窮於治理奧學究於天人棲遲

衡茅糝糠爵祿旁洽他藝尤精術數短褐或弊簞笥屢空

守道安貧不求不競素多山水乘興遊行踰月方歸誠士

林之逸人衣冠之良士佑景行仰止邀屈再三惠然肯來披榛周覽因發歎曰懿茲佳景未成且羨蒙泉可導絕頂宜臨而面勢小差朝晡難審庸費不廣日月非延輿識無不爲疑佑獨固請卒事於是薙叢莽呈脩篁級詰屈步邈迤竹逕窈窕藤陰玲瓏勝槩益佳應接不足登陟遺倦達于高隅若處煙霄頓覺神完終南之峻嶺青翠可掬樊川之清流逶迤如帶藏役春仲成功秋暮其煩匪病不憊于素開雙洞於巖腹當鬱燠於生寒交清泉於巖上遭旱暵而淙注止則澄澈動則潺湲宛如天然莫辨所洩懸布垂練搖曳晴空定東西之方隅正子午之晷度境象一變宿侶咸驚矧其流觸灣環曲池齋淪美景良辰賢英迭臻之

方舟而騁懷聽清商而怡神寧知景之將曠勝事嘉趣諒難備陳遠祖西漢建平侯家于杜陵綿歷千祀佑實虛薄謬竊公台作相兩朝空尸高秩初過縱心之歲即陳歸老之誠渥澤猥流皇慈未替特優筋力之禮俯念朝謁之勤仕適田廬恣尋山水荷天地之大德蒙亭育之厚恩上答何階競慙是積而粉榆之敬恭肅敢勵每出國門未嘗公服導從輩悉令簡省芻蕘者莫止唐突及柄弊陋時會親賓野老衰宗嗇夫游徼亦同列坐或與銜盃由是盡得歡心庶將協比鄉黨其城曲墟落緇黃童艾杜名杜氏遍周川原群情既用光榮老夫唯增祗懼或曰茲地頗堪遊翫深慮勢家凌奪佑以爲不然聖主明君固當制抑神龍中

故中書令常公嗣立驪山幽棲谷莊實爲勝絕中宗愛女
安樂公主恃一作情寵懇求竟不之許曰大臣產業宜傳後
代不可奪也恭惟聖德載在史策貞元中族叔司空相國
黃裳時任太子賓客常曲莊亦謂佳麗中貴人復以公主
賞愛請買賜與德宗不許曰城南是杜家鄉里終不得取
仰奉聖言布於人聽則二后皆切禁止所冀常以保安在
子孫但履孝資忠謹身奉法無疑欽達節克守素風復何
虞也司徒平章事岐國公京兆杜佑記

王處士鑿山引瀑記

武少儀

琅邪王易簡今之獨行士也雖承冠冕之緒不踐名利之
途怡心曠澹篤志蕪直精識雅監金洞玄鏡微司徒相國好

山水之遊深吏隱之興啓沃多暇不孤勝賞遇良辰麗景
必載酒携賓將陶性情屢造郊野每車馬磨至簪裙蒲席
布褐之客唯王生焉得賢而親亦可知矣岐公有林園亭
沼在國南朱岐之陽地名樊川鄉接杜曲却倚峻阜舊多
細泉縈樹石而散流瀝沙壤而潛耗注未成瀑浮不勝杯
王生觀之歎而言曰天造斯境人有遺功若能疏鑿控會
始可見其佳矣公乃命僮使具畚鍤稽度力用而請王生
主之生於是周相地形幽尋水脉目指顧諭浚微導壅穿
或數仞通如一流竇巖腹渠物惣引洧溜集爲一作于澄潭始
旁决以淙瀉復湧流而環曲觴竿徐泛自符洛汭之飲管
絃乍舉若試舒姑之泉映碧甃而夏寒間蒼苔而石淨懿

夫曩滴瀝以珠璣今潺湲而練垂又何以助清瀾於荷池
滋雜芳於樂園園不易舊所別成新趣岐公乘閑留玩畢景
忘疲優游宴適更異他日矣王生之靈襟巧思不其至歟
在昔神龍景龍之間故人中書令常公嗣立有別業在驪
山之下雲松泉石奇勝幽絕中宗皇帝嘗親幸焉既而第
從臣之篇誄誄爲國朝之盛美因詔瓊其谷名幽棲谷賜常
公號逍遙公淫恩稠疊時罕爲比上之愛女一有安樂公
主恃寵驕恣求無不得遂奏請買常公此莊以爲遊觀之
地上不許之一作許曰大臣所置宜傳子孫不可奪也公主
竟慙而止信足以輝煥史筆作程將來况茲池臺林園密
邇舊廬所居之別館也貽厥百代保之無窮荷彼瀑泉亦

池上

厨院新池記

李玄卿

輿慶流而不竭矣少儀忝公門客竊跡翰苑謬當授簡俾
紀王生之能事因獲略而叙焉其餘則已具奉常權公之
記述故復重列云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餘派
浸潤坳堂數步及雷絕供厨飪滌器而已邑大夫南陽范
愔跡累人群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
造池沼之形而遂爲溝瀆乃命黃冠等願指廣袤鑿周于
下駢石以涯之蓄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蒲院執爨無
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

實所謂新池知已矣靜勝則道純境幽則神完予與吳天
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澄澈心膽滑昏潛遁事苟愜於心
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籀餘地刻而誌之猶
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曆五年歲號闕茂八月一日記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池記

李華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往之士勤勞千里家家
之制殫竭百金君子不爲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憲起
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山一作白雲爲念庭除有砥礪之
材礎礧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山下有畚鍤之坳圩垣之凹
陂一作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菴以佐正性華實相蔽百有
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地中尋竇而發泉躍波

而盈沼支流脉散而蒲畦一夫躡輪而三江逼戶十指
石而群山倚蹊智與化侔不工人之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
置酒娛賓卑痺而敞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
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自不忘乎賦情遣辭取興茲境
當代文士目爲詩園道在抑末敦元可以扶教趙郡李華
舉其畧而記之

長沙東池記

符載

諸侯之封茅受土荷天子心膂之寄者有旌旗車服之盛
有生殺賞罰之重宜有以鼓鍾池榭而張大之况長沙大
郡也江山亘千里道途控百越有主人焉有大賓焉渾渾
四來擊楫磨軒主人苟不以享讌觀遊而禮之者即詩人

以爲褊故我有東池之製焉壬午歲皇帝命御史中丞楊
 公領湖南七郡之地公方厚簡重氣岸恢大以文章禮樂
 藻績德義踐右史歷文昌登少常伯朝廷之休聲茂跡沛
 然也以素望膺盛拜故捧詔之日公卿賀登車之日道路
 喜下車之日童老慶暮月而苛細去周歲而兵食足三年
 而風俗清即觀遊池沼之作出於餘力矣先是佛廟之旁
 有泉吐焉陰流沮洳不能措杯於其上加以隙田數百畝
 磽瘠滲漏不產嘉穀莞莎一作歲沙蒲稗稂藉組織公以重價
 償僧而求之僧蒲志也於是相地形鑿水路掘卑壤築高
 岸盡東其勢渟深注淺公以美利饒民而營之民悅隨也
 居是累月池成大水既瀦長江一作抵平澄無邊天空境明

一來窺臨百骸以清江湖思遠一作遠思著人襟靈右有青蓮

梵宇巖巖萬構朱甍寶刹錯落清晝左有灌木叢林陰藹

芊眠不究幽深一作深源四時蒼然柯葉吟風聲若哀絃自北

徂南夔邈悠悠鶴一作鶴鷺鳧鷺差池淹流太陽晨曦金波

暝浮氣象詭恠恍惚瀛洲湘西有山黛色沉沉或時無風

影墮池心中間乃背城闔之高棘追風物之遐曠盛笑賓

客泛舟而遊駐彩旌動蘭橈逍遙遠去興隨趣往縈涯遶

嶼不記汭沂晤言始歡間以壺觴絲桐綠雲以婁切羅綺

從風而翠燦疑作綺有美一人娥眉嬋娟綺袖自障清歌采

蓮聲發波中宛宛神仙當是時憂者泰褊者曠勞者逸憫

者爽豁七情之底滯蕩百齡之痾恙豈比夫高陽冒家之

醉同年而語哉何長沙之卑濕貽搢紳君子之樂一作慮也
夫賢達之蘊才智也不得其時即騰陵宇宙鼓鑄萬物且
茲地也朝為蹄涔夕為蓬壺茫茫乎一作平是地波瀾在我識
者觀公之為事也量細以度大詳近以徵遠伏知異日必
能成天下之務利天下之物幹運玄化燮調正氣致君雍
熙與咎夔為徒者於此而見之矣載頃年廬岳嘗辱公顏
闕一作闕之顧賀榮拜寵自舊山已一作以來拂拭辱陋屢陪
遊泛觀盛美而不書者君子或以為固一作闕也乃挾謏才
頌賢能以耀乎將來者也

校正三十九字

五月十九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九

記三十三

宴遊七

池下

閩城開新池記一首

小池記一首

竹

養竹記一首

植竹記一首

剗竹記一首

山石附

東山記一首

慧山寺家山記一首

太湖石記一首

池下

閩城開新池記

沈亞之

閩城吻海而汎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為遊舟娛
 席之地而姹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
 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疑作余餘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
 汗漣而岸之浦嶼環廻之勢所造必勝群山左右寫影浮
 秀者輟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亞之疾間
 公延護軍及群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
 謂軍副亞之曰吾疏汗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
 逝輪足給必集作以為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
 之不敢讓遂執卮俯船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
 清首冠五行波流已大有神為宰環塘盈瑩集作繁繁為公

鏡新流央央與地興詳集作嘉鯉鮐魴于水息昌嚙鯽噓
 虺即水與死翡翠鷓鴣浴涖眠晴辛蒲剪剪扇荷擊擊時
 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緝竹滲縮醉集作醞沃延榮接姿以
 水為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
 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卮奉
 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歌入而起

小池記

楊夔

弘農子始卜居於前溪得地數畝構草堂竹齋植脩篁竹
 齋之前有地周三十步因命僕執鍤穴為池焉迨前溪餘
 汎以漲之流或時涸則汲井以滿環池樹菊及諸菜果可
 以左右俎机者暇則散襟曳筇脩吟自怡或從風微瀾或

因雨暗溢則江湖之思滿目矣弘農子性潔不喜滄雜故
 一卉一木爽靜在眼前池之上未嘗許片葉寸梗頃刻浮
 泛以是耕僮頗厭其後客有知者誚其勤懇畦步之地何
 所裨哉廣不柔丈深不逾雉竭其水不足以澤生物窮其
 深不足以安龜鱉無蒲藻以潛其魚無波瀾以方其舟致
 孜孜矻矻虛耗僮力言未訖弘農子舉頤而答曰爾以此小
 而無用乎以其潔而魚鱉不宅乎以其狹而舟楫非便乎
 吾豈不欲深及于淵以滋液畦圃耶豈不欲周植其蒲以
 繁育魚蝦耶豈不欲廣導其流以乘風沿泝耶吾恐欲一作
 利於生植其一作見乎疏决無空焉矣聚夫鱗甲則動夫竭
 澤之魚一作矣湊其舟楫則起于濟涉之爭矣矧夫植其
 物則有蒼葭以盜其澤者叢其藻則有虺蜮以附其根
 利其濟則有重載以掇其溺者嗜水之利也衆矣其害也
 亦深矣故吾所以獨潔此沼亦以鏡其心也將欲撓之而
 愈明揚之而不波决之而不流俾吾性終始對此而不渝
 豈效夫瀦其水以豢鱗蓄介為艫一作借之備亦曰池而
 已矣

竹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
 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
 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

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
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
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長樂里故關相
公文粹集本作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文粹作履及于亭之東
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
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
斬焉簞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
草木雜生其中芣蓂蒼蔚集本蓂年蒼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
其曾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
乃芟薺薺會除蕘讓讓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
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

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
封植之况其直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人於衆庶
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唯用賢者異之
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
於今之用賢者云

植竹記

劉巖夫

秋八月劉氏徙竹凡百餘本列于室之東西軒泉之南北
隅克全其根不傷其性載舊土而植新地地煙翠靄靄寒聲
蕭然適有問曰樹椅桐可以代琴瑟植檉檉黎黎可以代其實
苟愛其堅貞豈無松桂也何不雜列其間也答曰君子比
德於竹焉原夫勁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綠葉婁婁翠筠

浮浮柔也虛心而直無所隱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聳必相依以林秀義也雖春陽氣王終不與衆木鬪榮謙也四時一貫榮衰不殊恒也垂實實以遲鳳樂賢也歲擢荀以成幹進德也及乎將用則裂爲簡牘於是寫詩書彖象之命留示百代微則聖哲之道墜地而不聞矣故後人又何所宗歟至若鏃而箭之插羽而飛可以征不庭可以除民害此文武之兼用也又割而破之爲篋席敷之於宗廟可以展孝敬截而冗之爲篋爲簫爲笙爲篳吹之成虞韶可以和人神此禮樂之並行也夫此數德可以配君子故巖夫列之於庭不植他木欲令獨擅其美且無以雜之乎竊懼來者之未論故書曰劉氏植竹記尚德也

剝音果竹記

劉寬夫

左史院邇

一作近

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

意自遠閔邃幽閒似次

一作非

官曲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

虛中絮外之操陰

一作陰

座祛煩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

固以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高下叢茂

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暝色爲之早來陽春爲之減煦四

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蠹曹飛雀鷄自遂披圖散帙觀覽不

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

斤斧將治其蕪沉吟即時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

用端爾瞻視謹爾操執慎爾區分有其實微而葉環本尊

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

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簧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其有群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旱乾物不為之瘵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煙踈可以漏宵月婵娟可翫勁挺不迴者爾其保之既而芟剪成一作畢功繁蕪立盡去者存者邪正乃分不決旬扶踈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澡慮之效無蔽二字一作嫩日明妍之機檀欒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伸之因記一時之妙廣一作筆而述之一作皆唐文粹

山石附

東山記

韋夏卿

自江之南號為水鄉日月掩藹陂湖蕩漾游有魚鱉翔有鳧鴈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煙雲之思自朱方達于震澤三百里而遙惟毗陵地高林麓相望丘陵埤阜隱嶙蟬聯雖有崖壘之形終無峻極之狀封域之內罕一作穿名山焉有唐良二千石獨孤公之蒞是邦也人安俗阜三二一作稔于茲文為宗師政號清淨有仁智山水之樂有風流遐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東山亦非名岳苟林巒興遠丘壑意深則一拳之多數仞為廣矣由是於近郊傳舍之東得崇丘浚壑之地密林脩竹森蔚其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登臨者能賞遊覽者忘歸我是以東山定一作之號始於中峯之頂建茅茨焉出

雲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屏障城市非遠幽聞鳥聲軒車每
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館宛如方丈瀛洲秋有一一作芝
荷春生蘋藻晨光炯曜夕月澄虛信可以曠高士之襟懷
發詩人之歌詠也自公之往清風寂寥野獸恒遊山禽每
萃不轉之石斯固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公寔皆朝彥
雖下車必理或周月而遷志在葺脩時則未暇貞元八年
余出守是邦迨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前賢屢
陟茲阜艾會翳而松桂出夷坎窞而溪谷通不改池臺惟
雜風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於是加置四亭合爲五一作
所瞰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遠竚區陳賓寮有
位琴碁間作簫管時聞從我之遊者咸遇其勝也嘗以水

通舟楫阻車徒端經術於道津剪塚蕪於廻野凡五六
里抵于亭之南植山松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蟠摩旒於
原上騁騏驎於途中又有塞門隴坂之意也懿乎創物垂
名俾傳來者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石門林泉峴首
風景而已矣爲文斲石于彼山阿時貞元十一年歲在乙
亥九月九日記

慧山寺家山記

李潛

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乃潛家山也
貞元元和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寧色養家寓是縣因
肄業于慧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歲擢第歸寧爲朱方強
留之文肅公窺畏常警切於旦夕之間李庶人以反狀聞

嘗召公草不順章檄公語以君臣父子忠孝誠節別白自
古道理者約千餘言言既勁勇庶人畏敬又逼以征卒圍
以兵刃促公下筆振叱數四髮皆見怒狀庶人因令閉之
於別所命許縱成之是夜張子良裴行立共義公忠赤果
相與易圖庶人兵敗公以忠節聞於天下新帥李公元素
欲具事表於朝廷公三讓之遂退歸慧山寺僧房猶孜孜
勤經史洎十年手寫書籍前後約五百軸寺山之泉獨稱
竒能發諸茗顏色滋味公僻居舍飲雖崇貴未嘗輒自優
奉惟輦載慧山泉數千里不問其費耗公文學官業功德
濬謹慕敘制詔章表堂狀類例其間不敢輒以文飾表至
敬也為上下卷今藏史閣四我家之盛嘗二為相三為史官

高祖中書令謚文憲儀鳳中為中書令如意中為鸞臺

相即濬高先公丞相贈太尉謚文肅會昌中為左僕射門

下相儀鳳在相監脩國史會昌在相監脩國史乾符四年
濬自秘書省校書郎為丞相滎陽公獨狀奏入直史館會
巳亥歲春有事白相府乞假東出函谷關數千里夏五月
癸卯過家出觀舊刻石詩題別無碑版叙錄懼年祀寢遠
不得布聞於人謹以史筆條叙於寺之正殿內時乾符六
年夏五月十六日甲辰書

太湖石記

白居易集無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先
生嗜酒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

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恠之我獨知之昔故友李生
 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
 所嗜可知之矣公為文粹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琴
 身無長物惟東城置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
 道文粹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
 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
 公之察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
 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蕪讓東第
 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
 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璜
 者有廉稜銳削如劒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跼若動將

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闢者風烈雨晦之多洞
 穴開噤若歛雲歆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
 之日巖壑灑灑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
 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翫縷
 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
 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道適觀孰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
 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
 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
 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恠為公眼
 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
 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也文粹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

為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視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癸文粹作丁丑日記

校正三十有六字

五月十九日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九

記三十四

紀事上

伯樂川記一首

鄭駙馬考行記一首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一首

京北府司錄加秩記一首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一首

土汭鎮保寧記一首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後一作峻德以元

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

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公一作以駕四牝鏘八

鸞旂旌悠悠車轡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已亥至於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僻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蚩其五兵若敖慙其六卒泚泚乎信可以惜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接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醴酒有蕝胥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舍之則候一作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覲于王

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進蓐食無再舍之

動于訥左傳作于擻于胡且切釋文訥通用為一夕之衛不愆一作于素返

施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

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

其征脩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致置秋集以裒其旅足食者

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丈文其力近利者奸之所生於

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

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書田定賦元講射訓騶蓄信義

為國寶脩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龔

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卻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

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局云北議未足量力公之與

文苑英華

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蘭茝一作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寮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於一無此字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一作皆唐文粹

鄭駙馬孝行記

獨孤及

特進駙馬都尉榮陽鄭贇潛曜其字睿宗外孫玄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才子也膚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中長公主寢疾公年二十八觸燧集本從內則元本作燧詩云客兮遂兮侍左右帶不解面不饋者累月嘗藥請禱憂懇備至而疾無瘳乃刺血濡翰書為榮集作策祝請命於上下神祇願以身代視之

之也 杪死泣盡繼血既而誠達于神感而遂契徹筵集作命焚其章畢集作草獨神道許三字在存於二字集作乎煨燼之中翌日長公主疾間公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公之客尹靈琛之詞也向微靈琛言之則人莫知之者矣君子謂天道遠人道邇其死生宜運吉凶陰陽未嘗與天同功也而孝子竭誠上玄為感神符靈貺來若嚮答乃知行或精至則幽冥不能逃其應而况人乎鄭氏之子其事親也可謂孝矣惟武王周公與天合德三壇之祝宜有不應若公者地集作也在綺襦紕袴之中非有植璧秉珪之禮而精誠上達神亦降福非德性純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者歟公開元二十八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主

桑明而賢輔佐以禮公力行好學處貴不驕跋履夷險無
替忠信歷太僕光祿卿嗣榮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
十餘載克荷大業而崇其家聲善而必慶為不誣矣懼他
日史氏闕疑也故著之于篇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前人

鳳凰鷓鴣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
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按苗氏

豫章類
集作民

之遺墟非觀風按部叅事蒞職者

二字集
作貳職

則長者

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

集有
孟字

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

于淮西是役也以蜂蠆竊發華夷

類聚
作夏

震驚執事者匪遠

啓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常

公元九年元振遠略殷為長城且修好於隣使從交相見敦

集作
敦

同盟戮力之義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

冠蓋名公髦士群后庶尹輳輻

類聚
輳輻

鱗集其來如歸於

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岷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常

公儼至自京口蘇州刺史常公之晉至自吳廬州刺史

唐書

類集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

徐人以其孳行駱驛荐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鷁舳

接艦隘輪車鸞鑣轄挂轂擊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星

弁執象笏鴈行而揖者五十有九人凡處八座者一歷中

書者三尚書司轄者貳建準旗者九冠獬豸者十七其載

筆掖垣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綬纍然若差
肩駕於宇下集作印纍纍緩若若架有翼如也夫衛甸侯
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
盛而焜耀後世孰與以類集無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
濟俊又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鶴鳳群
翔而萃至集作不若也。彼昔人所稱集作方斯其陋乎。歲
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集作
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而目集作
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
境也。

京兆府司錄加秩記

于邵

司錄之職雅有前志著乎屋壁舊矣自乾元元年四月
帝郊于上玄用柴禮以報功也施惠行慶大庇于生人厥
有條日其一在天下糾曹而加秩以爲此官郡府之樞轄
政之小大自我褒貶若網之在綱猶衣之有領禮人存政
舉所益則多蓋聖人之新意爲國之大體由此作者時論
宜之副相李公兼領京兆祇奉明詔深難其選自中及外
心必參之趙郡李侯春自監察御史出行虞卿令到官九
十日表之而還則向來之言無所闕矣希希字一作此此令下
乃弘舉咸有一德度乎賡歌凡厥能事此非所載猶恐遞
遷之後混而爲別不務首題孰一作爲夫子愚以李侯同
聲之故見副舉善之方謹而志之敢以專達如後之觀者

將辨乎始事覽此中記非公誰歟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

陳簡甫

君子所貴乎德積於中而化行于外大可以篆鍾鼎次可以備謳歌所謂古人遺愛沒而不朽者也宣州秦故郡之地阻以重山緣以大江封方數百里而洞陵鐵冶繁阜乎其中故其俗佻而侈其人勁而悍屬鞭撻者習以爲恒易於寇數昔號難治武德中天下既定唯茲後附自是朝廷艱厥官非勳賢崇茂者文明中正者清貞孤拔者法令峻整者無以刻符爲邑焉先天之前人物縹淪矣自開元距今惠化浹物清循一作條邁倫故事傳於府中淑問存諸故老得之數公焉有若裴曜鄉者茲公輔之器受命之

任以爲立政在於樹木樹木在於設教設教在於率身乃

繫其源舉其端削煩苛布寬惠簡易一作得而庶務脩愷

悌行而群心化赭衣墜面者知禁鄉校黨序者胥勸自是

宣人始服教矣開元癸酉歲國家以天下乂平四海繁富

慮吏之不率人之不康乃詔分十道署廉察以督之此州

統江南之西包譚衡十有六州而班公景倩始受命焉公

清蕙以飾躬苦節以從政以爲法者國之柄天下之評寬

則阿阿則公室之權削矣急則刻刻則下民之怨生矣江

右荒服政紊俗訛濟之以猛弛張在我乃布甲令舉直繩

恤人之疾苦除吏之貪暴踰年坐貶削免者百有餘輩澄

清之政於是乎得矣有若竹公承構特高孤貞行懿直方

秉法以禦下去邪以為治鰥惇於是乎康豪奸於是乎息矣代班之政不易其舊閱歲而屬城放黜者幾乎前焉初上以遐方罔迪邦禁思文法之臣而二公繼蒞于茲政斯清人斯寧俾吾楚之俗不倦于度者二公是賴豈比夫延年有掃墓之稱郅都垂蒼鷹之號彼皆刻深而我不濫可同年而語哉有若裴公敦復者繼班竹之餘承法理之極變而通之使人不倦推而廣之使人知化振綱而群目張舉大而細故削破觚為圓齊變至魯澆俗由是觀於義矣有若涇大夫李侗者行溫而恭政清而簡不矯激以干譽不嚴厲以臨下反躬而令行存誠而化達天寶初自太平長遷於涇涇與太平壤距而俗二游疑作為二邑僅盈十

餘蓋久於其道而惠和之德漸於人之氣血矣故溢於思夥於歌謠後卒此州長史以同鄉之愛歸窶於涇而家因寓焉廣德初群盜蜂軼連陷縣邑人士羅難者比有而李公之間獨完由群盜聚而保之且曰無忘之德也於戲召公之化勿剪其棠柳季之仁不薪其墓傳亮脩漢諸陵有刑樵蘇豈若凶寇懷惠束手侵掠又難於古之人矣招討使給事中表公異而上聞詔贈宣州刺史旌善也有若司功掾張邈者清而廉謹而信非自公無以舉非祿稍無以入私謁杜於居官饋贈絕於故吏肅肅然有寒松真王之操焉由是累辟使車令奉冊墀青冥之階其在茲也昔在漢世黃霸課最於潁川魯恭化流於中年皆異時齊芳高映

簡牒曷若一州之政年未三紀而循良者六人歟大曆初
兼御史中丞陳公惣方鎮臨此州縹想前哲徵諸輿誦以
爲旌賢者所以崇德作頌者所以垂勸以數君之美需乎
在人而不播絃歌傳于竹素逶迤靡迤一作類靡與尋常者共
貫則何以激清風教發揮盛業歟以小子學乎春秋一有氏字
世於文翰爰命操簡用紀餘烈其里氏族望期世家存焉
故不書大曆巳酉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土泐鎮保寧記

符載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鎮曰土泐山鎮相距
可百許丈崖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其餘
控荆衡走揚越氣雄勢傑岡連水匯者蓋數千里此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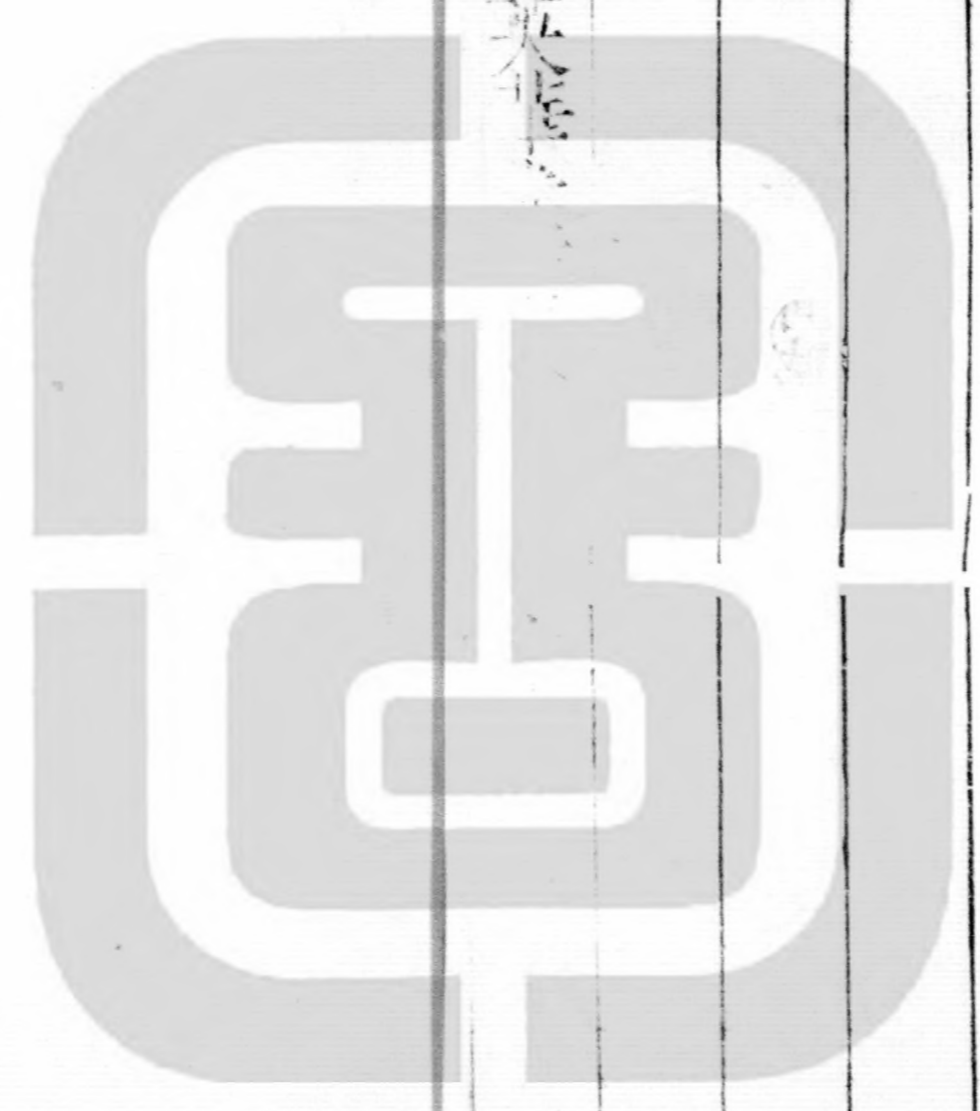
設險于吳楚也苟邊將不度化爲豺狼以一鼓之鐵一立
之木撐關鍵鎖絕流束隘則江介之勝吞八九于鎮中矣
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綸莫不悉數求秦中代
宗以董秦爲淮南節度是鎮隸焉秦素兇戇昧惰王度乘
先朝寬大之典幸是地咽喉之固雖無跋扈之志而多割
剝之暴至於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將沿於斯汭於斯主
守者乃高其門闕厲其威容恣奸吏巧誣聽部伍強丐誤
差毫釐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小則半取之
大則竭索之愁痛之聲雷動宇內小人君子咸謂爲蠻貊
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驅除董秦奪其兵柄其土泐之
民方組織禍階軍食不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

烈大逆不道皇帝震怒命宗臣曹王臯肅將天威誥誅暴
亂節制江西之事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
復歸于我遠近皆輟涕爲笑媿愉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
負然否則傾矣而未甚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
俾大夫盧公藩壤沔鄂以江蘄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
沴氣肅清令始設而軸輅滿盈和始扇而魚鼈不驚浹辰
之下舊染汚俗咸與保寧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來謁上郡
忱次于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遛于時無哀歛于
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蕩蕩然罷鳴柝吠犬之驚
鳴一作戲昔登太行推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之泰非所
托遇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歟是知王者之御國

海得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守封略以德則固恃險則
亡其猶影響耶况大夫寬仁惠和文武光明存易簡爲約
束萬夫知禁倚誠信爲政令千里自化變我澆俗寔爲貞
淳若察近以遠則他日手持陶鈞心運動植噍噍橫目知
愛疑作受其大賴矣小子感前後之殊事樂人慶之服悅故
爲保寧記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寅歲夏五月三日山客
符載記

文苑英華
卷三

文苑英華



九